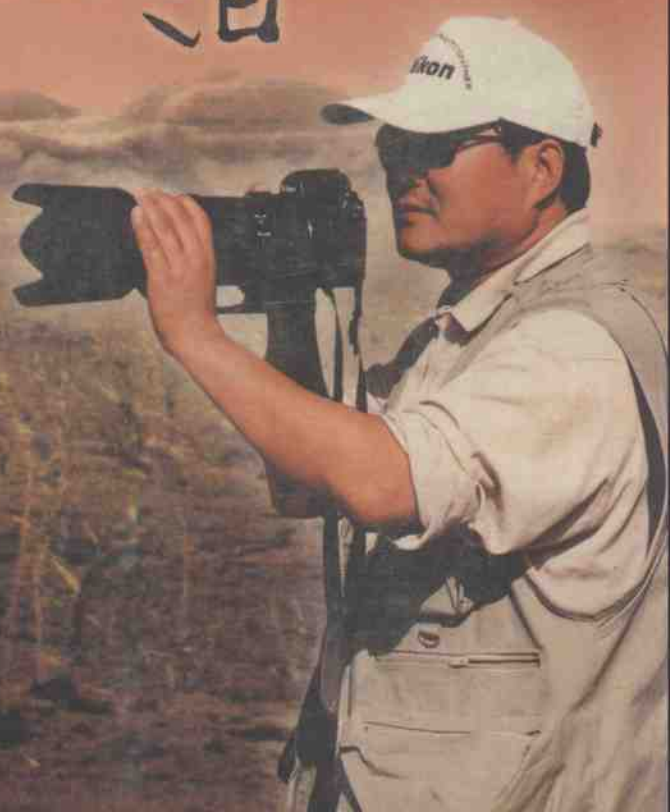


神秘的罗布泊

李福民纪实摄影



中国·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罗布泊 / 李福民著. —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368-1566-2

I. 神... II. 李... III. ①风光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②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罗布泊—摄影集 IV. ①J424②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89083号

SHEN MI DE LUO BU PO

李福民纪实摄影

著作者/李福民

書名題字/陳忠實

責任編輯/王棟

特邀編輯/葉宗義

平面設計/劉海英

電腦制作/寒冰 張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神秘的罗布泊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9X1194 毫米 大16 开本 6.25 印张 30 千字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68-1566-2/J·1267

定价: 129.00元

自然与我

Nature and I



李福民 男 汉族

1963年生于西安，大学毕业，新闻专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服役，文书、通讯员、开车、经商、广告、策

划。现为《西安日报》、《西安晚报》摄影记者。摄影创作已有20余年，先后采访过“长江三峡截流”、“柯受良飞黄”、“朱朝辉飞黄”、“中国家轿挑战高原-西安至青海湖”等重大社会活动。

2001年代表《西安晚报》参加全国晚报“探险考察穿越罗布泊”活动。多年来在全国省市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摄影作品5000余幅。先后获得全国及陕西、西安新闻奖20余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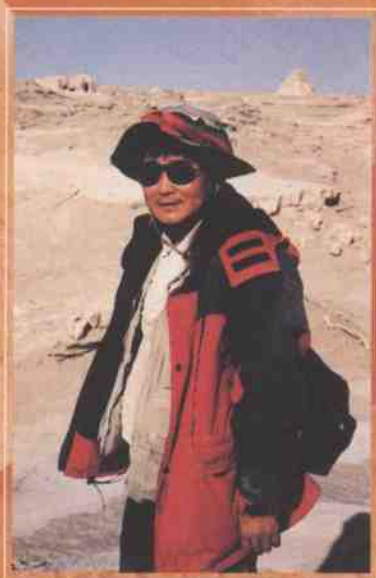
2002年4月成功举办了“穿越罗布泊自然与我”个人摄影展。

2002年8月作品“风沙三千里、穿越罗布泊——探险考察死亡之海纪实”荣获“中国晚报协会西北网优秀新闻作品”特等奖。

李
福
民
摄
影
、
神
秘
的
罗
布
泊

序		5
第一篇	丝路敦煌	12
第二篇	库姆塔格大峡谷	22
第三篇	美丽的洛瓦寨	34
第四篇	湖心随想	40
第五篇	我看到了楼兰	48
第六篇	感悟胡杨	58
第七篇	名城喀什	74
第八篇	作者随笔	84
后 记		97

穿越死亡之海



这是用生命的体验 and 精神的感悟铸成的书
献给爱我的人和关心我的人

李福民



神秘的罗布泊

李福民摄影

美在自然

福民同志存
刘全西

風沙三千里

穿越羅布泊

辛巳冬 陳忠實

李福民攝影



神秘的罗布泊

李福民摄影

時氣象氣正氣
奇心恒心匠心

為 福民先生題詞

李福民先生
書法藝術

生

骆驼精神的写照

王长安

书籍出版了。就从心底里感到欣慰。我相信，
报社的同事、和福民一起探险、同甘共苦的战
友、关心福民的朋友，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是西部的美丽、艰苦的
生命呐喊，顽强的抗争，是赤子的真诚。
对未来的向往，也是西部人骆驼精神的真实写
照。面对险恶，坚韧不拔，昂首挺胸，勇往直
前，这就是骆驼精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
思虑周密，坚韧不拔，这就是骆驼精神；不计
名利、默默奉献、执着追求、坚持不懈，这

《西安晚报》摄影部

李福民《神秘的罗布泊》序

2001年10月22日，我收到了日夜盼望的捷报：中国记者探险考察团一行10人，历时12天，跋涉1800多公里，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终于胜利到达大本营库勒。这时，我长长吁了一口气，一颗久悬的心总算落在肚里。我为报界同仁的壮举欢呼，更为参加这次探险考察活动的十勇士之一——我们《西安晚报》摄影部记者李福民同志的成功喝彩庆贺！

去年6月，我们的老朋友《威海晚报》老总唐守业同志来信，发起组织晚报记者考察团再次深入罗布泊探险。这位晚报界的传奇人物，曾经在1999年和其他三位记者一起，完成了一次深入罗布泊腹地探秘的壮举。而今，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发起新的冲击，为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呐喊。守业同志这种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西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作为西安报人，理应为全国的读者更多的了解西部、认识西部做出应有的贡献。报社决定特派一名摄影记者参加这次探险活动。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的台商、驰名中外的“康师傅”方便面生产厂家、顶新国际集团西安顶益食品有限公司闫瑞祥总经理慷慨解囊，承担了探险活动的费用。10月9日，报社在新闻大厦前面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为福民同志壮行。当我郑重地把一面火红的《西安晚报》旗帜交到福民手上的时候，望着这个全身披挂、背负着二十多公斤装备器材的行囊、肩负着全社员工期望的壮实汉子，我的眼睛湿了。福民啊你真像一头负重远行的骆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也应有自己的追求。福民同志摄影创作已有二十多年了。在田间地头、车间工地、居民院落、机关学校、突发事件的现场、群众需要的时刻，福民拍摄了大量生动的镜头。二十多年来，他刊登在《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和省市报刊上的照片已有5000多幅。作品

李福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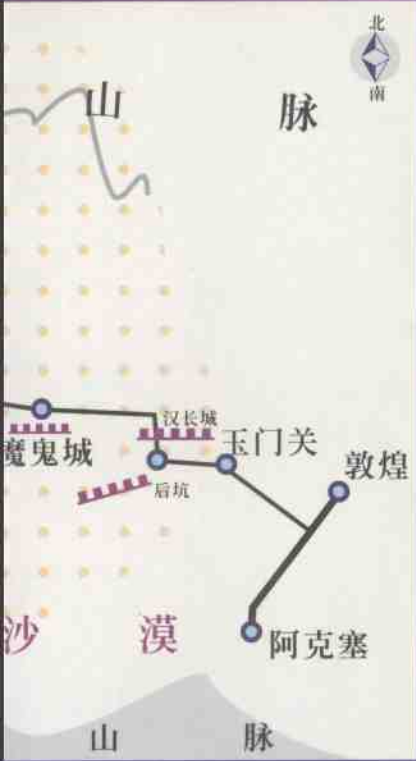
被评为全国、省、市新闻奖一、二、三等奖。

福民从罗布泊凯旋之后，我有幸先睹为快地拜读了他刚从暗房中冲出的照片和沾着征尘汗渍的战地日记。浩瀚无垠的戈壁、流光溢金的大漠、鬼斧神工般的雅丹地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苍凉悲壮的山城落日、神奇诡谲的楼兰故城。干涸的沙丘冲天呐喊的胡杨、沙尘暴中摇曳呻吟的红柳……这一幅幅动人魂魄、震撼心灵画面，一篇篇浸透血汗、充满豪情的文字，使我望而生畏、肃然起敬。随后，《西安晚报》精选了一版照片刊登，在读者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现在，福民这次探险的摄影作品就要公开展览并结集出版了。我从心底里感到欣慰。我相信，报社的同事、和福民一起探险同甘共苦的战友、关心福民的朋友们，也一定都很高兴。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是西部的壮美、历史的呼唤；是顽强的抗争、生命的呐喊；是赤子的真诚、对未来的向往；也是西部人骆驼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险恶、昂首挺胸、任重道远、勇往直前，这就是骆驼精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忍辱负重、坚韧不拔，这就是骆驼精神；不计名利、默默奉献、执著追求、坚持不懈，这就是骆驼精神。西部大开发需要骆驼精神，创造美好的未来需要骆驼精神。

今后的人生之旅，我愿和福民、和同事们、朋友们共勉、共进。

二〇〇二年 四月 二十九日



神秘的罗布泊

风沙三千里 穿越罗布泊

2001年10月10日由《西安晚报》、《今晚报》、《威海晚报》等10家晚报记者组成的罗布泊探险考察团，历时12天，行程1800多公里，跋涉过沙滩、戈壁、盐壳，穿越过迷魂阵般的枯草土包及雅丹地貌，遇到过沙石漫卷的狂风，看见了遇难的探险者的新尸骨，历经艰难艰险，终于走向胜利——到达大本营库尔勒。

穿越罗布泊

10月22日下午3时，中国记者探险考察团终于走出了罗布泊，12天的荒漠生活，因为缺水而无法洗漱，这些记者的头发都已经干粘了。每个人浑身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仿佛刚刚走出遥远的古代。罗布泊由于缺水 and 沙化等原因，已经从人烟兴旺的西域古城和丝绸之路，衰落成没有人烟的悲壮荒漠。然而，罗布泊没有辜负中国记者的期望，它给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记者们发现并穿越了60公里的沙漠峡谷；首次发现了几千年前人工种植的胡杨林；第一次发现了罗

布人居住的雅丹房；最新发现了一处贵族墓地；亲眼看到聚集在一起的6群52峰野骆驼；意外地拾到了一个若干年前的木榔头。他们还在罗布泊这个“大耳朵湖”东南方向，按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计算的方位，寻找到“耳孔”的位置并立下永久性标志，同时通过GPS卫星定位仪发现，“耳孔”并不是罗布泊最后一滴水消失的地方。

初征伊始恐惧连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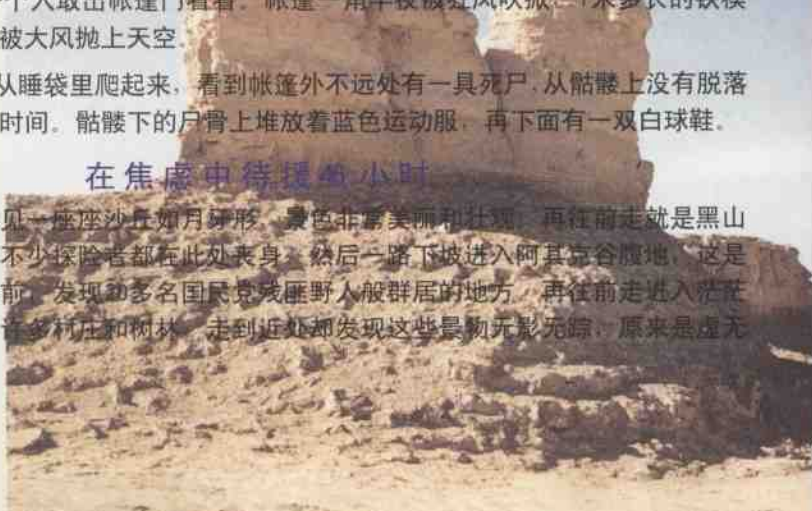
中国记者探险考察团从敦煌出发，刚刚到达古玉门关，就遇到了10级以上的狂风。漫天刮起的石砾、沙砾，笼罩了整个大地，给罗布泊荒漠披上了更神秘的色彩。那种恐惧和危险的感觉，使初踏征途的记者们极为紧张。头一天下午，为记者带路的“罗布泊第一向导”吴仕广，曾经很严肃地对探险的10位记者说：“按探险惯例，假如谁在荒漠遇难就地掩埋，只能告诉家属准确的掩埋地点”10位在城市里生活的记者，哪里经历过这种刺激，顿时全部目瞪口呆。

神秘的罗布泊荒漠，近年来吞噬了不少探险者的生命，著名的科学家彭加木，知名的探险家余纯顺，还有许多探险者、寻矿者、盗墓者，据说十几年来就有40多人丢弃在里面。10位记者闻讯后吃惊不小，但还没人失去以往的风度，大家鼓足了勇气故作镇定。今天开车往罗布泊荒漠行驶，坚硬的石子经常扎破轮胎，松软的沙地又把车轮陷住不能动弹，换车轮和推车是记者们的家常便饭。到达阿其克谷地带的魔鬼城，被狂风刮起的沙石形成了流动的沙带，汽车再也无法前进了。吴仕广下令停下来安营扎寨，记者们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安上绵帐篷。所谓的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也就是险峻的土丘，被风沙吹成各种形状，有的像巨人，有的似骷髅，有的如禽兽。夜里被狂风吹出各种声音，有的像哭，有的像笑，有的发出各种野兽的怪叫。记者们晚上躺在睡袋里，没有一个人敢出帐篷门看看。帐篷一角半夜被狂风吹掀，1米多长的铁楔子被连根拔起，记者的衣服被大风抛上天空。

10月12日早晨，记者们从睡袋里爬起来，看到帐篷外不远处有一具死尸，从骷髅上没有脱落的头发看，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骷髅下的尸骨上堆放着蓝色运动服，再下面有一双白球鞋。

在焦虑中待援48小时

记者们来到三垄沙，只见一座座沙丘如月牙形，景色非常美丽和壮观。再往前走就是黑山口，许多土包如同迷魂阵，不少探险者都在此处丧身。然后一路下坡进入阿其克谷腹地，这是我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发现众多国民党残匪野人般群居的地方。再往前走进入茫茫的大沙漠，地平线上出现了许多村庄和树林，走到近处却发现这些景物无影无踪，原来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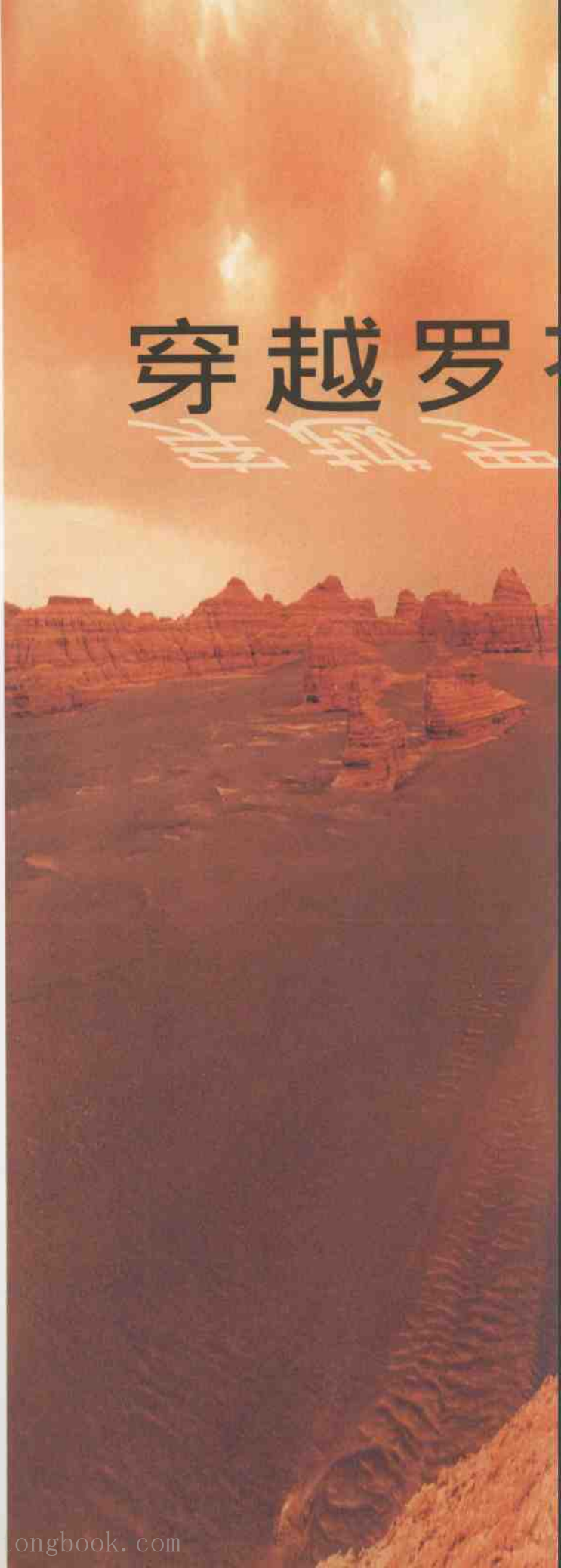


汽车越往沙漠里行走越困难，两辆越野车和那辆给养用的大卡车，相继不断地陷入荒漠。记者们刚把这辆推上来，那辆又陷了进去。负责给养的大卡车突然抛锚，再也无法前进。这里距二号营地虽然只有4公里，但因途中全是无底的沙漠，汽车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抵达那里至少也要两个小时，何况大卡车发生故障。不知为什么，才下午2点多钟，向导吴仕广就提出搭帐篷扎营。只见吴仕广把第二向导彭戈侠叫到无人处，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看两人的表情那样严肃，记者们一瞧就是没好事。不出所料，司机们在卡车底下挖个沙坑，钻进去拆起车来。原来，大卡车的变速箱坏了，必须更换新的，可又没有备件。吴仕广带的宏景卫星电话偏偏也出了毛病，无法向外发出求救信息。探险考察团全部被困，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是紧张的。《今晚报》记者闻讯后拿出自带的卫星电话，探险考察团领导和向导惊喜万分，连忙向设在库尔勒的大本营发出求救信号。此时，库尔勒、哈密、吐鲁番正在降雪，吴仕广要求派车带着配件冒风雪星夜赶来。

10月13日早晨，两位向导给大家介绍前站是彭加木失踪地，并讲述了这位科学家的失踪经过。记者们坐在帐篷里听课，心里仍然焦虑地等待着救援车的到来，一只小鸟误飞进了罗布泊，一双腿干枯如柴。它遇到人类仿佛遇到了救星，竟然飞到《鹤城晚报》记者王维政的两腿之间寻求水喝。两只沙漠的巨毒蝎子钻进帐篷，《今晚报》记者赵宝起见状后用鞋底拍死一只，《威海晚报》唐守业老总高喊：“不要打死，给我抓一只活的做展品”。当《今晚报》记者赵宝起用筷子夹住另一只蝎子装入瓶子后，向导吴仕广、彭戈侠同时惊呼：“这种沙漠蝎子有巨毒，人被蜇后，12小时内必死无疑。”听得众记者半天没说出话来。

救援的汽车到下午还没来，两位向导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派司机李建伟、江建国开着一辆越野车，带着十几面彩旗，到100多公里外的黑山口一带插旗子，避免

穿越罗布泊



神秘的罗布泊

罗布泊

救援车误入歧途。《吉林经济报》赵春江总编辑自告奋勇，和司机一起前去迎接救援车。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钟，大家把一个灯泡挂在卡车的红旗杆上，使50多公里外都能看到灯光，以便为救援车引路。大家不时地登上卡车的驾驶室顶子，望着救援车是否到来。每个人都觉得，如果救援车没有赶来，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经常有人上车顶用望远镜了望。大家总感觉自己在月球上似的，闹不好就下不来了。那种焦急和恐惧的感觉，搅动得身心乱颤。到了晚上11点多钟，吴仕广突然告诉司务长小谭做饭，说看到汽车的灯光了，说汽车快到黑山口了，因为正在上坡所以灯光往天空晃了几晃。大家谁也没有看见对方的灯光，对吴仕广的话半信半疑。

罗布泊的天气，昼夜温差极大。白天温度达到30摄氏度，天黑后的温度就会变成零下4至5摄氏度。大家仍然轮流到帐篷外观望，焦急地等待着救援车辆的到来。凌晨2点多钟，救援的车辆到了，记者们全都跑出帐篷，又蹦又跳高兴万分。有人拉着救援车司机的手，又问寒又问暖，赶紧让进帐篷里吃晚饭。迎接救援车辆的那部越野车也回来了，赵春江和司机李建伟、江建国被冻坏了，他们饥寒交迫赶紧钻进帐篷。

司机们在卡车底下挑灯夜战，直到转天上午才把汽车修好。决定中午继续赶路时，记者们在此已经被困了整整46个小时。因为前方的沙漠太软，整个车队退回3公里绕道前行。前方没有路，吴仕广和彭戈侠在车队前面跑着探道，大家推着被陷入沙漠的汽车跟在后面。晚上9点到达彭加木失踪地宿营。

穿过没有人迹的沙漠峡谷

早晨在彭加木遇难纪念碑前，记者们举行了纪念活动，并献上大家带来的花篮。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同志就是从这里走失的。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盐壳地，隆起的盐壳就像波涛汹涌的海浪，瞬间变成了坚硬的造型。平均盐壳隆起一尺多高，最高处达到了一米。记者们坐在越野车上，就像跳起高难度的迪斯科，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快换了位，每个人浑身上下都如同散了架一样。

前面再次出现沙漠，司机开车寻找野骆驼踩过的路。野骆驼和黄羊踩出几米宽的道，并且多年如一日走这条路，使其平缓而又坚硬。汽车在野骆驼道儿上行驶，很少会陷入沙漠里。突然看到前面有三峰野骆驼，司机加大油门飞车向其靠近。整整追出了20多公里。那峰比较雄壮的公路驼很聪明，第一个跑向“路”边的大沙丘，另两峰骆驼紧随其后，汽车再也无法追上去了。记者们想下车拍照。司机停下车来，大家步行上了一座大沙丘。谁也没有想到，大沙丘后面有6群52峰野骆驼。本来野骆驼的嗅觉非常灵敏，能闻到4公里外的水源和人体气味。因为被大沙丘阻挡，所以没有及时发现记者光临。野骆驼见到人后分成6群四处逃散，一会儿的功夫就变成了小黑点儿。向导吴仕广、彭戈侠都说，他们最多只见过几峰野骆驼，这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众多的群体。两位向导为此

神秘的罗布泊



激动起来，探险考察团每个成员都显得非常兴奋。

吴仕广去年发现了沙漠大峡谷，曾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往里走了4公里。里面不仅有骆驼和黄羊的足迹，还有许多狼的爪印。这个沙漠大峡谷没有旁人知道，连“罗布泊第二向导”彭戈侠也没听说过，吴仕广让彭戈侠跟着卡车先去罗布泊湖心安营，他带着记者开两辆越野车寻找沙漠大峡谷，绕了很多冤枉路，才找到大峡谷的入口。

初入峡谷的底部，宽度有150米左右，两边的沙坡上常常裸露出几个土包，如同人工摆在盆景里的“土山”。再往峡谷里面走，两边变成了陡立的土崖。从峡谷底部至土崖顶端，有百十余米高。地面的沙尘很厚，上面有野骆驼、黄羊、狼及不知名动物的足迹，汽车越往里走，峡谷两岸越为壮观。坚固的黄土悬崖，被风吹雨打洪水浸泡，似鬼斧神刀般出现许多令人惊叹的造型。有的像一排排站立的古代文臣武将，仿佛遥望着西域的古战场；有的宛如几位亭亭玉立的仕女，等待着远征亲人的归来；还有的像披着盔甲的老战将，大有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气魄；还有的像睡醒的雄狮，守卫着峡谷的通道；有的更像远征的骆驼，漫步在茫茫沙海之中，许多悬崖的夹缝，像盛粮食的漏斗，流下了一堆堆白色的细沙。记者们尽情地拍照，并为这些造型起了近百个名称。

峡谷突然变得狭窄，已经宽不足10米，形成了峡谷一线天。昂首看到摇摇欲坠的巨大土块，感觉随时都会砸入谷底。两辆车只好拉开距离，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考察团每位成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60多公里的大峡谷，为那里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并且发现这个沙漠大峡谷的形成，是阿尔金山的雪水和洪水冲刷而成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条干涸的沙沟。

寻找到罗布泊的“耳孔”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带给中国总理周恩来一张相片，那是从美国人造卫星上拍摄的中国罗布泊照片。从卫星上拍照的罗布泊，酷似人的大耳朵形状。有明显的耳廓、耳轮、耳垂、耳孔，所以人们又称罗布泊为“大耳朵湖”。“耳孔”则被认为是罗布泊最后一滴水消失的地方。多少年来，科学家、探险家、旅行家以及地质勘探人员，都在寻找“耳孔”的位置，却一直无人实现这个第一。

罗布泊这个“大耳朵湖”的“耳孔”到底在哪里？经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夏训诚研究员的科学推算，得出了罗布泊“耳孔”准确的坐标位置：东经90°27'56"，北纬40°12'58"。夏训诚研究员曾把“耳孔”坐标交给一个探险队，请他们寻找到准确位置后向社会公布。这个探险队在罗布泊荒漠找了7天也没能找到。结果带去的水不多了，只好放弃寻找计划退出了荒漠。夏训诚研究员希望考察团能找到准确位置后进行公布。记者们来到罗布泊的湖心位置，并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营地。记者们站在大卡车上。卡车像蜗牛一样爬行，还是把大家颠得翻肠倒肚。汽车驶过沙尘飞扬，记者们像搬运水泥的工人，浑身上下都是灰土。大风非常寒冷，不少人的防寒服外还套着绿大衣。大家一只手抓紧车帮，另一只手不得不抓住头上戴的帽子，要不然随时会被大风吹掉。

从罗布泊湖心往东南方向行驶了50多公里，大卡车发动机响声都变了音儿，再也不能往前行驶了。记者们跳下大卡车，踩着盐壳前行了5公里左右，用两台卫星定位仪寻找到了“耳孔”的准确位置。大家激动万分，又从卡车上搬下大理石做的纪念碑。这块黑色大理石高1.6米，宽0.6米，上面刻有10家报社撰写的《罗布泊“耳孔”记》，并刻有《西安晚报》、《今晚报》、《威海晚报》、《大连晚报》、《鹤城晚报》、《吉林经济报》、《中国旅游报》等10家报社的名字。大家记下了永远无法忘记的时间：2001年10月18日13时。记者们通过卫星定位仪还发现，罗布泊的“耳孔”比周围的海拔高出2米，说明了“耳孔”不是罗布泊最后一滴水消失的地方，

神秘的罗布泊

推翻了专家们过去对“耳孔”的结论，这也是中国记者对罗布泊探险考察的一个重大贡献。

孔雀河古道众多新发现

记者们从罗布泊湖心出来，到达了余纯顺遇难地。5年前，余纯顺从土垠出发，想徒步穿越罗布泊湖心。当时，彭戈侠为他当向导。领他先乘车到达湖心，途中每隔几公里，就把一部分矿泉水和食品埋在沙里，并做了很明显的标记。然后再返回来，让余纯顺徒步穿越这15公里的路程。没想到余纯顺步行了没多远，就迷失了方向，没找到一瓶埋在沙里的矿泉水。他走了7公里就遇难了，当时是6月份，气温达到72摄氏度。吴仕广、彭戈侠都参加了营救工作，他们那时把生鸡蛋放在铁板上几分钟，鸡蛋就成了热煎饼。记者们在余纯顺墓前举行了纪念活动，并献上了带来的花篮。

来到了余纯顺出发前的土垠，当年为他送行时喝啤酒的空瓶子还在。土垠后面是一个古老的河道，两岸边上已经是坍塌了的古城防工事。记者们在河道里拾到了生着绿锈的铜箭头，有人还拾到了刻着小鹿的铜戒指和铜耳环。记者们继续前行，来到了龙城雅丹、楼兰故城、营盘古城，去了咸水泉、太阳墓地。在一个古河道堤坡上，首次发现了大片的古代人工胡杨林。这片胡杨林已经枯死，但树干粗细相同，树的行排间距更相同，有明显的人工林特征。考古专家从楼兰故城出土的文献上，发现了几千年前关于保护树木的法律和人工种树的情况，但人们一直没有看到古代人工胡杨林，这次竟然被记者们无意中发现。古河道中有许多很高的土丘，记者们在上面拍照时又新发现了一群古墓。其中一座墓穴已经塌陷，有三具古代人的尸骨合葬在一起。按照有关文献记载，这种埋葬方式最少也得在西汉以前。墓里有雕刻非常精细的木盘，由于年代太久已经完全腐朽，只剩下一小块能看清花纹图案碎片。考古专家后来介绍说，当时的平民不会有这么精细的木盘，肯定是贵族的墓穴。土丘上还有一些墓穴，已经出现塌陷后的窟窿，记者们根据有关文物保护的纪律，没有及时报道这项重大发现。大家沿着孔雀河古河道行走了一天，拍摄了大量干枯的胡杨树。这些胡杨树的造型，比现在花市卖的树雕盆景还美。河道里有野骆驼、黄羊、野兔、狼的足迹和粪便，同时也发现了野猪的足迹和粪便。大家拾到了一个筑坝用的木榔头，它的直径长30厘米、高40厘米。木榔头已经严重腐朽，是何年代的还有待专家考证。10月21日傍晚，记者们发现了一个罗布人的雅丹房。此房就势建在一处雅丹地貌上，面积有10平方米，房前还有一个用芦苇围成的圆形的遗址，里面有灶台和烧火的痕迹。据说在100年前，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罗布泊，非常想寻找罗布人的雅丹房，可惜没有成功。

10月22日下午，中国记者罗布泊探险考察团全体成员，带着巨大的收获，终于走出了幽幽的历史，走出了罗布泊荒漠。

李福民

李
福
民
摄
影

丝路敦煌

SILU DUN HUANG

敦

煌是我国西北沙漠中的绿洲，祁连山下的艺术明珠。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敦煌，象一只攥着拳头的胳膊，敦煌正处在拳头的位置上。拳头又伸出三个指头，分别指向通往西域的三条路线。可以说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咽喉。自公元111年西汉在此设立敦煌郡后，在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大道上，彩绸如流，骏马奔驰，商旅相望于道，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商业都会。

敦煌，古为三危之地。至今敦煌仍保留着一段汉长城，在这段古长城的西段，缀着两颗灿灿发光的明珠，那就是世人皆知的玉门关和阳关。如果说敦煌是我国古代通向印度、波斯等国的咽喉，那么，这两座雄关就是敦煌的锁钥。它们时而高举烽燧，抗御入侵之敌，时而张开双臂，迎接远道而来的异邦使臣商客。玉门关是丝绸古道上最著名的关隘，汉代戍边名将班超说的：“但愿生入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玉门关就是指的这里。在汉代玉门关的规矩是，早晨鸡鸣开关，西域各国的使臣、商客鱼贯而入。当时，西域各国常以马匹进贡，而且一般是在雪霁无晴时，带入关来。诗句“月明虏使闻鸡度，雪霁番王贡马来”就是描绘当时的情景。至于阳关，他虽与玉门关敦煌城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牢牢的守着河西走廊的西大门，但它在汉代远不如玉门关的繁忙。只是到了唐代玉门关因人事与自然变故而阻塞不通，阳关才逐渐繁盛起来。所以唐代以来不乏描摹阳关的诗句，王维不是就有“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佳句吗？至于说“阳关三叠”那惆怅哀惋之声更是传播甚广。今天，古阳关的遗址已不存在了，只是在一座红色砂石的山峰上，矗立着一个古代烽火台。登台南望是一片四、五公里见方的凹地，这里尚有古时墙基与街巷的遗迹。每逢大风过后，常有兵器、陶器、钱币等残破的遗物发现。当地人称这里为“古董滩”。据说，这里就是古代的阳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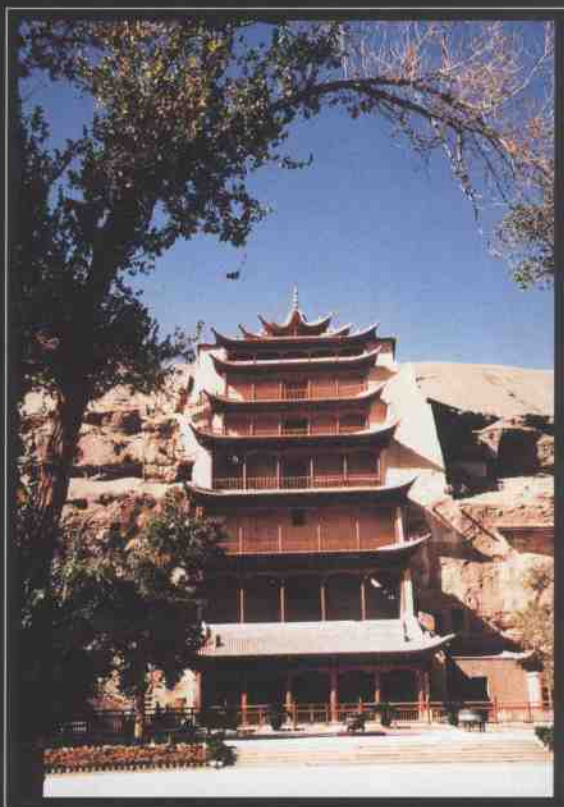
这样，繁荣兴旺了四年的丝绸古道逐渐衰落。作为丝路枢纽的敦煌，一经失去其商贸过道的地位，就成了茫茫戈壁中的一座孤城，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土地出产。当时城中的农民人口多为内地移民，如“兰州坊”“秦州坊”皆为按籍划地聚处耕种的产物。由于内地与当地农民互相交流，加之敦煌有祁连山水灌溉之利，所以敦煌仍不失为丰饶、富庶之地。



三危圣境



东方艺术宝库“莫高窟”





月牙泉

汉长城遗址

敦煌县城“反弹琵琶”雕塑

月泉阁

